

此路有

杨树刚◎著

贼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此路有贼/杨树刚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6.5

ISBN 7-80171-798-8

I. 此…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2968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北京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9 字数 280 千字

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80171-798-8/I·474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目 录

MULU

第一章 > 枪响城关 1

侦查员吕山在公交车上捕获扒手时突然遭到开枪拒捕,吕山当场牺牲,罪犯脱逃。在专家组侦查工作毫无进展时,一天,侦查员董松林和杨志友经过三个小时的跟踪,捕获了扒手三站三孙旺,审查中发现一条重要线索……

第二章 > 李忠遭劫 19

失主李忠为给老母治病,借款三千元不幸被盗。他在报案时与民警发生了误会,而后痛不欲生地从医院背老母回家,为此夫妻打架。正在邻居劝解时侦查员将其被盗的三千元送上家门……

第三章 > 七乘客被盗 34

狂风肆虐的早晨,七名乘客同时被盗。消息传来,侦查员无一相信案情的真实性,董松林接到报案后,访问中受到失主的责备。在调查中获悉一个扒手在汽车行驶一站地之内作案七起,不争的实事是他从警二十年来闻所未闻的奇案……

第四章 > 餐厅追捕 44

扒手一站七连续作案后到友谊大酒楼与十八岁的女友小酸枣会面。董松林得知一站七的线索,立刻赶去追捕,然而一站七去向不明……

第五章 > 命案横生 54

深夜,杀害吕山的凶手混世魔王潜回银都市,他得知三站三揭发了一站七的消息,即命一站七行凶报复。这天晚上三站三的母亲惨遭杀害。次日侦查员范坤被人怀疑是他头天晚上在搜查时行讯逼供,致使三站三的母亲自杀身亡……



第六章 > 血染南门桥 71

一站七和小白脸在南门桥头与镇桥龙扒窃集团不期相遇，双方为争夺小酸枣发生了械斗，十四岁的扒手李小四当场被小白脸的利斧砍死。让小酸枣没想到的是，一站七和小白脸正在策划着一个新的罪恶阴谋……

第七章 > 夜审黄毛 79

董松林顶风冒雪到劳改农场提审黄毛，获悉一站七和混世魔王的线索。但是他未察觉窗外有个神秘莫测的人在偷听；侦查员到柳树桥胡同抓捕小白脸、一站七时，人去屋空。次日，人们在护城河里发现小酸枣的尸体……

第八章 > 生擒二龙 93

董松林在汽车上捕获镇桥龙集团成员，在审讯中得知夜晚镇桥龙头目在护城河岸集合准备到歌厅报复小白脸，于是老队长率领侦查员前往抓捕，镇桥龙老二行凶拒捕，最终落入法网，然而，镇桥龙集团老大是谁呢……

第九章 > 转移黑窝 106

混世魔王的姘妇二凤听到电台广播抓捕镇桥龙的新闻，急忙催促一站七逃跑，同时准备转移黑窝点。据查一站七原名叫侯小奇，是个刑满释放后五年未回家的惯窃，而铁公鸡李志下落不明，追查混世魔王的工作暂时断了线……

第十章 > 路遇假教授 121

孙朋回家后才知自己的母亲被人杀害，悲痛中他同表姐一起大闹拘留所，要求公安机关交出凶手并释放弟弟孙旺，范坤前去劝解，略施小计，让围困拘留所的群众自动散去……

第十一章 > 车站诈骗案 132

小白脸杀害小酸枣后藏身在郑二利家，混世魔王不得不住宿旅馆，当他接到二凤的来信立刻返回银都，并伙同一站七在银都火车站骗走了旅客崔月华的提箱，租三轮车离去……

第十二章 > 独眼龙敛财 146

三轮车工王山半夜拉回家一个提箱被群众举报，令人吃惊的是提箱内装着骨灰盒，从而牵连出一起建筑施工死亡事故案。混世魔王和一站七的线索又浮出水面，而王山因吃脏嫌疑被拘留审查……

第十三章 > 顺藤摸瓜 161

调查王山的档案，发现混世魔王真名叫王立永，外号小不点，十二年前与王山同是五虎六豹二凤犯罪集团的骨干，被判处无期徒刑，同时发现尘封五年的一张通缉令，继而查明王立永是越狱潜逃犯。吕山被害案件即将破获，然而却不知王立永在银都市潜藏的住址……

第十四章 > 慧眼识贼 174

一三九和老疙瘩在汽车上扒窃被乘客察觉，司机、售票员将所有乘客拉到公安局，不知刑警队长在众多的乘客中怎样识别窃贼……

第十五章 > 狗剩落网 182

董松林在5路汽车上发现狗剩扒窃，当场抓获，不料被狗剩的匕首刺伤了手掌。在范坤审讯时，狗剩装聋作哑。董松林到医院包扎后和杨志友、何明吃晚饭时，偶然发现了窃贼一三九，原来一三九乘上厕所之机脱逃。于是他们将计就计，秘密跟踪……

第十六章 > 草场遇险 193

董松林和杨志友、何明连夜跟踪一三九、美人蕉到了远离城区的农村一个草场，不料目标失踪，在寻找目标时突然遇到持枪的汉子，被误认为盗贼被强行带进了村民委员会……

第十七章 > 妙计审狗剩 206

范坤将其怀孕的妻子张某找来，其妻见到狗剩万分悲愤。狗剩终于认罪，交待了二凤的住址，并吐露出小白脸藏身在郑二利家的重要线索……

第十八章 > 化装侦查 219

董松林为了摸清二凤的黑窝点，派杨志友和何明化装侦查。不料想在房东郑大伯家与混世魔王和一站七相遇，而逃回贼窝的一三九未认出何明。当夜，老队长率领侦查员查抄了贼窝，然而混世魔王和一站七却无影无踪……



第十九章 > 黎明枪声 229

当夜,二凤和李金龙、一三九被押解到审讯室,而董松林等侦查员继续在贼窝里守候,待天亮时捕获了刚从济南回来的扒手二宝和小地主,何明发出联络信号时,村外一站七发现二凤家异常,掉头逃窜,潜伏在村边的董松林等奋力追赶并开枪射击。这天下午小白脸在兰州落网……

第二十章 > 借棍打狗 241

一天,董松林在17路汽车上发现一名男乘客与通缉的杀人犯面目特征十分相似,于是他利用该人与女乘客发生口角之机将其送到派出所,此人果然正是通缉的逃犯,并且搜查出混世魔王写给二凤丈夫的一封信秘密联络信……

第二十一章 > 千里追踪 254

为了查明联络信的内容,董松林到某工厂审查了因贪污被停职的徐占军。徐占军交待了王立永混世魔王这一绰号的来历;董松林等侦查员乘火车到达咸宁市天坝县,终于发现王立永的踪影,从而进行了千里追踪……

第二十二章 > 茶馆擒魔 268

在老虎沟茶馆发现王立永,而“第一神偷”一站七于昨天中午被王立永枪杀在万佛山。此时董松林抓住战机捕获杀害吕山同志的凶手,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王立永开枪拒捕,终于被捉拿归案……

第二十三章 > 落入法网 280

火车上戴着两副手铐的混世魔王认出董松林,五年前他越狱潜逃后持枪在银都市公交车上多次寻找十二年前捕获自己的大个子警察,企图报复。这年九月他在作案后被吕山捕获时开枪,可是他没想到这一次又落入董松林的手掌……

第二十四章 > 正义的枪声 286

以王立永为首的杀人盗窃团伙被捕获归案,经审理后,王立永和小白脸被判处死刑,其他成员分别判处有期徒刑或劳动教养。一心做个当代的混世魔王王立永,由扒窃到枪劫杀人,到教唆青少年,罪恶累累,最终走向毁灭……



第一章

枪响城关

侦查员吕山在公交车上捕获扒手时突然遭到开枪拒捕，吕山当场牺牲，罪犯脱逃。在专家组侦查工作毫无进展时，一天，侦查员董松林和杨志友经过三个小时的跟踪，捕获了扒手三站三孙旺，审查中发现一条重要线索……

这天中午，丽日驱走了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气，地处中原腹地、居住着六百万人口的银都古城显得格外活跃，人们仿佛迎来了温煦的春天，繁华闹市又如往日一样充满蓬勃生机。

经过拓宽修整的东门大街也是银都市商贾云集的地区之一。此时在人行道上，一队少先队员身着校服，手中捧着一束束鲜花，排着整齐的队伍兴高采烈地由南向北走来；接着又过来一队身着苗族、蒙古族、白族、朝鲜族、维吾尔族服装的少先队员一路高歌，一路行进。从他们一张张天真而爽朗的笑脸上以及他们手里举着的标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队伍是到前方南昌路儿童剧场，参加庆祝“国庆节”文艺演出活动的整合排练。

2路和8路公共汽车东门车站的站牌下，在六七位候车的乘客中站着一位留着一边倒分头的年轻人，他身材不高，圆脸庞，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上身穿着蓝布青年装，下穿蓝布裤，脚穿黑皮鞋。看上去，这个工人打扮的小伙子有着一副精明强干的体魄。他望着少先队员们一张张的笑脸兴奋不已，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他不由自主地伸出胳膊摆摆手，好像是在向少先队员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并预祝他们表演成功。他对站在身旁的老侦查员范坤说：“范师傅，你瞧，这孩子们有多幸福。”

范坤瞧着越走越近的学生队伍，赞同地点点头道：“小吕，你还



甬说，咱国家一年比一年强，今后的孩子比现在的孩子更幸福。”说着他俩会意地笑了。“现在他们是一棵棵小苗，再过几年、十几年，他们就会成长为一棵棵大树，成为国家的栋梁呢。”吕山说，

这时，一辆2路公共汽车缓缓地停在站台上，后边的8路汽车也跟着停站。吕山迅速收回目光，他没有忘记自己肩上承担着打击现行扒手的职责，一双犀利的目光警觉地观察着上下车的乘客。车门开了，在下车的乘客中，一个四十多岁，上穿黑皮夹克，身材高大的男子瞬间从2路车上跳了下来，他贼眉鼠眼窥视左右，急忙换乘刚刚到站的8路汽车。吕山即刻做出判断：此人神色可疑，换车反常，是贼，盯上他。于是他朝着老范丢去一个眼色，随即登上车门，范坤紧跟其后也上了车。

范坤完全相信吕山的眼力。这些年来，他是有意识地把吕山摔打成一个出类拔萃的优秀警探，如今吕山已经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此他为自己煞费苦心培养并锻炼出这样一个好徒弟而感到自豪。现在，他把吕山放在第一时间去识别扒手并进行捕获，而自己变成了吕山的副手。

过了一会儿，这个四十多岁身穿黑皮夹克的盗贼，在车厢里扒窃一位女乘客的钱包后在关厢车站下了车，刹那间吕山像闪电一样扑了上去。不料，窃贼猛然拔出手枪，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吕山毫不畏惧，紧紧抓住歹徒的胳膊。可是，膀大腰圆的歹徒却挣脱了吕山的胳膊，对准吕山的头部开了第一枪，罪恶的子弹沿着吕山的右耳根穿过，鲜血顿时顺着下巴淌下。吕山不顾伤痛和流淌着的鲜血，他紧紧抓住歹徒的手腕。就在吕山用力夺枪的瞬间，又一声枪响，吕山即刻倒在血泊中，他奋力地呼喊：“别让他跑了！”恰在此时，范坤带着女失主追来，他眼见歹徒拒捕开枪，复仇的烈火在胸膛燃烧，他勇猛地扑上去，只见歹徒就地翻了一个滚，慌忙逃窜。范坤奋力追击，然而由于体力不支，跑了一百多米再也追不上了。眼见歹徒逃窜，他急忙返回抢救吕山：“小吕！小吕！小吕！”尽管他一声声呼喊吕山的名字，然而，吕山腹部中弹，心脏停止了跳动。范坤紧紧抱住吕山的头，悲痛万分，眼前仿佛天塌地陷似的处在黑暗之中。他万万没想到在几秒钟内失去了一个好徒弟、好战友。



枪声仿佛是空中突然掠过的惊雷，过路人很快围拢过来，人们望着眼前倒在血泊中的年轻人，望着身穿蓝色对襟棉袄的范坤悲涕哀咽，无不怵目惊心、无不悲痛动容。范坤在极度悲痛中听到刺耳的警笛声由远而近时，他才意识到有人已经报了警。瞬间三辆警车停在面前，七八个身着便装的警员跳下车。他认得，他们是大案侦查队的警员，带队的是刑侦处副处长季银河。现场勘查尚未结束，范坤护着吕山的尸体跳上警车，离开了现场。

十分钟后，刑警队长王云海接到季副处长的电话，得知吕山牺牲的消息，他万分震惊，仿佛像一颗手雷突然在眼前爆炸似的，他的身体随着嘴里的“啊”字几乎倒在办公桌上，手中的电话也险些掉下来，咽喉似被鱼刺猛然卡住，说不出半句话来。吕山是和他的师傅范坤在一起的呀，他是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怎么会牺牲了呢？怎么会呢？然而电话是季副处长直接打来的，他不得不信。王云海五十一岁，中等个头，方圆脸，长着一对细长的眼睛，尽管胡子刮得很干净，但依然掩饰不住他那宽宽的前额上浅浅的皱纹和一副苍老的面容。此时，他那浓重的眉宇间拧成一个疙瘩，面色如同纸一样的苍白，他心头一阵酸楚，双眼即刻湿润了。他放下电话离开办公室，焦急地乘坐老牛驾驶的吉普车赶到法医中心。

王云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急忙走进尸体检验室，检验室里的法医正在围着吕山的尸体忙碌着。他不顾一切地走过去，当他看到吕山那张青灰的脸庞时不由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一位戴着白口罩、身穿白色工作服的法医急忙把他扶到隔壁的办公室，稍许，他从痛彻肺腑的哀伤中理智地平静下来。他想立刻见到范坤了解现场情况，可是法医告诉他说，范坤在十分钟前被大案侦查队的同志叫走了。

惊悉吕山壮烈牺牲的消息，中共银都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领导十分震惊。这是银都市解放以来，侦查员在捕获扒手犯罪中第一起被歹徒开枪打死的特大案件。当天下午二点，市公安局局长黎振明召开专案组紧急会议。这个能容纳百十人的会议室里，坐满了区（县）分局长和刑侦处长、队长以及参加专案侦查的精英。会场的气氛不再像往日那样热情高涨，也不再像往日那样的烟雾缭绕，

就连烟不离手的局长黎振明也没点燃。每个人的心中无不哀伤。

此时从前排座位上站起一个人来，他五十多岁年纪，四方脸，高个子，宽肩膀，身穿绿色警服，肩头上佩戴着三级警监警衔，他是市公安局副局长袁斌。袁斌怀着沉重的心情宣布：“请全体起立，为光荣牺牲的侦查员吕山同志默哀一分钟。”他的嗓音低沉而且带着几分沙哑。

默哀完毕，袁斌刚坐下，刑事侦查处副处长季银河从他身旁站起来。他五十一岁，中等身材，面容黄白消瘦，外穿蓝色西服上衣，黑色衬衫领口下露出浅黄色对襟毛衣。此时此刻，季银河阴沉地低头看了一眼放在桌面的笔记本，抬起头道：“现场堪察，发现两颗“五四”式手枪弹壳，第一颗子弹穿过吕山的右耳，第二颗子弹穿过吕山的腹腔和肝脏，吕山同志当场牺牲。据侦查员范坤说，中午12点30分，歹徒在东门下了2路汽车换乘8路汽车，当汽车行驶到达关厢车站时，歹徒扒窃了一位妇女的钱包后下车。吕山在抓捕时，歹徒突然拔出手枪连续开枪。从抓捕歹徒到歹徒逃脱总共六秒钟，毫无疑问，手枪子弹已经上了膛，歹徒是有备而来。凶手在光天化日之下携枪作案，公然拒捕，足以说明凶手是个罪大恶极的惯犯，从扒窃手段看，是个作案老手。凶手的面目特征在发给各单位的电传中已经有了。下面，我讲讲专案组的任务，一是查找枪枝来源；二是全市范围内开展大清查、大搜捕；三是广泛发动群众查找犯罪嫌疑人；四是对抓捕的现行犯逐个审查，一个不能漏，从中发现线索……”

坐在首席桌前的黎振明局长用手绢擦了擦眼泪，他把浅色夹克衫的拉链向上提了提，从椅子上站起来：“同志们，我和大家一样心里非常难过。”他习惯地把两只手掌分别撑在铺着绿色毛毯的桌面上。他个头不高，没有袁副局长那样高大而剽悍的体魄，然而他那深不可测的眼神却令人望而生畏。他停顿了5秒钟，接着轻轻地咳嗽一声又道：“我完全同意季副处长的意见。吕山同志的牺牲给了我们一个信号，这就是犯罪分子嚣张猖狂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同志们，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这不是一般的杀人案件，而是一起严重的持枪袭击警察、以暴力抗法的特大案件，必须站在政治的高度看



待。我决定，成立吕山案件专案组，由袁斌副局长任组长，由季银河副处长任副组长。办公室主任来了吗？还有政治部主任？”当他听到两位主任“来了”的回答后又命令道：“办公室写一个案情报告和侦破方案，下午4点前报市委、市政法委、省公安厅；政治部，你们以局党委的名义写一个报告，向市委申请追认吕山同志为优秀共产党员、革命烈士。你们办事要快！别拖泥带水！听见了吗？”他又嘱咐道：“报告由我圈阅后再上报。”

袁斌见黎局长大步流星地走出会议室，他才宣布请区、县局长和处长留下来继续研究侦破方案。

吕山被歹徒杀害后的第七天，在庄严肃穆的市公安局礼堂，银都市公安局为革命烈士吕山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大会结束后，吕山的遗体按照他母亲的意愿安葬在他的家乡银都市郊区的武安县。

从吕山同志牺牲的那天起，刑事侦查处就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了专案组，追查歹徒的工作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专案组调动了一切力量，使用了一切可能使用的侦查手段，可是至今两个多月过去了，仍然没有得力的线索，持枪杀害吕山同志的凶手似销声匿迹，使得侦查工作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困境。凶手是谁？又逃到哪里去了呢？

这天中午，副局长袁斌主持的第七次专案组案情汇报会刚一结束，季银河就把刑警队长王云海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季银河刚走进屋门，值班民警就给他呈上一份案情简报。他戴上眼镜，一看简报的内容与吕山同去被害案件没有丝毫关系，他失望地走到窗前。身为副处长的他，仿佛像楼下院子里那棵古而不枯的槐树一样，在寒风中忍耐着，挣扎着，支撑着，期盼着。六十几个日日夜夜，季银河作为专案组副组长没有休息过一天，也没有回过一次家，过度的操劳和心焦使他那宽大的前额和眼角上的皱纹渐渐加厚，头顶上的白发也在无声无息中增添了许多。刚过天命之年的他，看上去像一位六十岁的老翁。不过，疾病没有击倒他，极度的劳累也没有拖垮他那虚弱的身体和坚强的意志。

他凝视着窗外，沉思着。在沉静中，在迷茫中，他没有放弃侦破此案的一切努力，强烈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使他多次思考专案侦查工作毫无进展的症结究竟发生在哪里？他回过头来，对坐在沙发上只顾闷头吸烟的王云海道：“云海同志，专案组对全市盗贼进行地毯式搜捕，对吕山抓获并拘留过的盗贼逐个进行调查，对数省市近年来丢失被盗的枪支进行全面核查，如今案件扑朔迷离，凶手尚未捕获，吕山同志的英灵在九泉之下能安心的长眠吗？我在侦案动员大会上，在吕山烈士墓前，曾发出‘不破此案，誓不罢休’的誓言。当然，破案，光有决心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正确的战略战术。不过，我并不怀疑专案组的侦查方向，问题可能在战术上存在盲点。在专案侦查毫无新的突破时候，下一步工作怎么办，老队长，你有什么新的考虑？”

王云海微胖的身躯坐在低矮的单人沙发上，他抬起头，道：“季处长，我的心情也很沉重。刚才在案情汇报会上，我说过，侦破工作时间拖得越久，来自四面八方的舆论压力就越大，黎局长要求年底前破案，说心里话，我是没有把握。不过，我完全同意你对案情的分析意见，凶手极大可能是外地流窜作案的惯犯，而且凶犯身上还背着其它大案。前一段时间，协查通报已经发出两次了。我想，下一步，参加专案组的同志不能松劲，没有参加专案组的同志也要明确主攻方向，不能脱节。我打算，下午召开全队会，进行再动员，把打击现行犯罪活动，作为侦破吕山被杀案件的主攻方向。可是……”

“老王，你继续说。”季银河发现王云海欲言又止，面有难色，当即鼓励说。

“处长，你知道，我们队里的侦查员已抽调十三人参加专案组，留下的十八个人中，两个内勤，一个司机，一个后勤管理员，一个病号，能够上车打击现行扒窃的只有十三个人了。还有一部老掉牙的吉普车，这就是刑警队里的全部家当。”

季银河望着王云海，目光里充满了期待和希望：“不过，你手下还有一位有勇有谋，能征善战的骁将——董松林。”

王云海点头道：“是呀，在抓获现行扒手的工作中，董松林是队



里的顶梁柱。”

“这么好的同志为何没有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呢？”

“是啊，季处长，我也这么想。可是个别领导以前认为董松林是初中文化，理论水平低、性格内向、不善于讲话；这两年，人事部门又说他年龄大了，不适宜安排到领导岗位，因此就这么拖下来了。”

季银河看一眼手表道：“啊，老队长，现在你把他找来，我跟他单独谈谈，听听他对吕山被害案件的侦查意见。”

“这会儿，或许董松林正在食堂里吃午饭吧，我去叫他。”王云海说着从沙发上站起来，他转身走到门口，从衣帽架上取下他那件半旧的深灰色粗毛线短大衣披在肩上，离开办公室，向楼下走去。

刑警队的驻地在花园路西街12号，那是一座古老的教堂楼。刑警队的食堂就在教堂楼后面的院子里，那是十年前侦查员自己动手建造的3间四面糊满了泥巴的苇席棚子。冬季，席棚里的温度几乎在零度以下，警员们在这里吃饭冻得浑身发抖；夏季，席棚里又闷热难挨，几乎使人喘不过气来。近几年，眼看着周围大厦林立，这个泥巴食堂已被警员们看不上眼了，然而他们都把这里当做自己温暖的家，没有人离开它、抛弃它。

这时，食堂门外，五六名侦查员围着一张木桌边吃边谈，仿佛是暖融融的阳光将这些不辞劳苦的警探呼唤到这里。侦查员范坤坐在板凳上，一边吃饭，一边享受着日光的温暖。从吕山被歹徒杀害那天起，为了捕获凶手，给吕山报仇，他早起晚归在各路公共汽车上寻找歹徒的踪影，然而未能如愿。由于过度劳累，他那充满睿智的前额平添了几道皱纹，稀疏的头发，与同龄人相比显得有些苍老。不过，前些日子他终于承认自己年事已高，情不自愿地服从了队长王云海不再上车的决定，改为负责问案审查工作。当然，这并不等于否定他在二十多年来同扒手作斗争中取得的突出业绩，而且，他的工作岗位变动后仍然与刑警队的战友们并肩作战。所有这些，他总以为是老队长对自己的一种心理安慰而已。

范坤性格开朗，心怀坦荡，多年的刑警生活练就了一张能言善辩的嘴巴，常常是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或许由于他姓范的缘

故，同事们给他送了个雅号叫“范大侃”，尽管这个雅号的含意有褒有贬，可是，他却大大咧咧的从来不在乎。不过，由于在抓捕持枪歹徒的过程中的失利，他心里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他在悲痛和自责的心境中度过了许多的日日夜夜，如今他那三寸不烂之舌的风范减弱了许多。“小李子，你给我评评这个理儿。”范坤嘴里咀嚼着米饭说。

“什么事？”李真问。

范坤愁眉苦脸地说：“我今年刚四十八岁，就老了吗？”

侦查员李真的肚子早就饿的咕咕叫，恨不得把一碗米饭一口填进肚里，此时没有心情同范坤扯闲，不过他还是歪着头，瞥了范坤一眼，一本正经地说：“唉，范师傅，我说句肺腑之言。”

“我洗耳恭听。”老范自谦地说。

“哦，又侃起来喽，‘洗耳恭听’！别怪我说话难听，你的耳朵什么时候洗的？也不瞧瞧自己，满脸的皱纹，脑袋顶上还有几根头发？快五张的人了，不就是怕别人说你年龄大吗？”李真连讥带讽地说。

范坤本想得到小李的同情，不料，却遭到小李劈头盖脸地挖苦，心里很不是滋味，顿时，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一丝不自然的苦笑：“你成心气我。”他眼睛一眨，不服气地说：“别人怎么说，我不在乎，只要自己不服老，就永远年轻。我并不掩盖自己的缺点，那天，如果自己的动作再快一点，或许就能把持枪的歹徒当场捕获。”

“老范，你俩又聊什么哪？”恰在此时，王云海从他俩的背后走来。小李礼貌地站起身子回答：“瞎侃呗，穷开心。老队长，你刚来吃饭。”

“老王头，你得管管这孩子，在我面前没大没小。”范坤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儿说。

王云海担任刑警队长职务至今已有十五个年头，人们称呼他老队长，不过，也有人习惯地叫他老王头，对此，他并不介意。王云海看到李真正在吃饭，李真个头不高，一张瘦长而疲惫的脸上仿佛失去了青春的光泽，肩膀上搭着一件棉布夹克，脚穿一双沾满了灰尘的皮鞋。毫无疑问，李真和其他侦查员一样，每天在汽车上打击扒手，两条腿要走许多路，不论是否抓到车贼，都要付出艰辛的汗



水。他走到李真身边，微笑道：“小李，上午收获怎么样？”

听到王云海把话题转到工作上，李真变得有些尴尬，开口道：“老队长，你批评我吧，说实话，上午一个没抓着。不过，我和小王在14路车上倒也发现一个，看样子二十来岁，像个雏。我寻思着，再跟踪下去，也是瞎转悠，干脆甩了。中午，肚子饿了，就回来啦。”

“董松林和杨志友回来了吗？”王云海关心地问。

小李又拨拉一口饭：“上午在东大街汽车站，我曾见到他俩，看样子像是有了目标，后来就不知去哪了。老队长，你了解董松林的脾气，他宁可不吃饭，也要把贼抓回来。”

范坤又借机反唇相讥说：“哼，跟老董学着点，要想抓住贼呀，就得有吃苦耐劳锲而不舍的劲头。别老惦记着跑回来吃豆腐，你就不怕越吃身子骨越软。”

李真白了范坤一眼，俏皮地说“老队长，你听见了吧？他又讽刺我。”然而他转过头看到老队长匆忙离开时，即刻意识到老队长为了找董松林才到食堂来的，根本没有时间听他这些“告状”的废话，而且他觉得刚才跟老范说的几句话太没趣、太无聊了。他不想再伤害老范的自尊心，于是端起饭碗回到办公室。

此时此刻，位于市中心的明光大街十字路口西侧的华明百货商场大楼脚下，人声鼎沸，一片喧闹，商家的叫卖声和车辆鸣笛声几乎淹没了汽车马达的轰鸣。一辆4路公共汽车停在商场车站，急于乘车的人们未等车门完全打开，便蜂拥而上，顿时，车站乱成一团。好不容易，汽车载满了乘客开走了。可是不一会儿，站牌下等候乘车的人们又堆积成了一片。

就在候车的人群中，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汉子，看上去约有四十多岁，长方脸，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一副刚毅的面孔。他头戴一顶藏青色鸭舌帽，上穿黄白色便服，下穿蓝布裤。高高的个头，宽宽的肩膀，显现出十足的一个北方彪形大汉。他就是银都市公安局专门打击扒手的侦查员董松林。根据专案组和队长王云海的部署和安排，他与侦查班的战友肩负着在打击扒窃现行犯罪活动中发现杀害吕山同志的凶手。艰巨的任务和连续两个月的日夜奋战，

他那白皙的皮肤渐渐变得油黑，面颊逐渐消瘦，颧骨也凸显出来，然而他却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皮肤和体重与过去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在他的心目中还有一股燃烧不尽的火焰和战斗不止的激情，仿佛是潜伏在人山人海随时腾舞起来的一条力大无比的蛟龙。

此时，董松林向马路对面的17路公共汽车站牌下候车的人群机敏地扫了一眼，他盯住了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男青年，这个人个头不高，圆脸，一对小眼睛，上穿一件驼色条绒上衣，由于半敞着怀露出里面的褐色羊毛衫。

董松林侧过身，搓了搓手，从衣兜里掏出一枝香烟，用打火机点燃，吸了一口，不动声色地向站在身旁的一个二十五六岁的英俊年轻人道：“志友，这小子已遛了4趟车，还不下手，其中必有奥妙。”

站在董松林身边的这个年轻人，中等身材，方圆脸，皮肤略白，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穿一身蓝布夹克装，脚穿青布鞋，一副青年工人打扮。他就是董松林的得力助手、侦查员杨志友。杨志友是吕山同志牺牲后，刑侦处领导为了加强同扒窃犯罪的斗争，从其他刑警队抽调到这儿来的七名侦查员中的一个。两个月来，他对董松林能攻善战，足智多谋和待人谦虚平和的能力和工作作风十分敬佩，也为有机会成为董松林的助手并肩战斗而深感自豪。此时杨志友听到老董的这句话不由得皱起眉头。“什么奥妙？”他迷惑不解地又说：“董师傅，我怎么没看出来。这小子，论年龄不过二十多岁，个头也不高，与杀害吕山的凶犯特征差远了。”

“是啊。不过，你想想，表面上看，这小子与凶手的特征不同，可是屁股底下臭味儿是一样的，都是坐在一条板凳上的贼，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刚才，你没看见他在车上两只贼眼左顾右盼的，别看这小子个头不高，年龄不大，其貌不扬，其实，这种贼十分狡猾，不下手则已，一旦下手就十分疯狂。今几个，咱俩下定决心，就是磨破了鞋底子，也要把他拿下。”

顿时，杨志友如梦初醒：“董师傅，我明白了，这小子不下手的原因就是怕被咱俩抓住。不过，从上午9点到现在，咱俩也够经得起‘考验’的了。”